

——中国现在才女浓情美文

雁字四时

石评梅 丁玲等◎著

她们是现代文学史上——道道亮丽夺目的风景，她们用浪漫、反叛、才华横溢和歌哭言笑的文字，记载了一段段真摅动人的情感，她们在月光如水的夜幕下，委婉叙述着亲情与性情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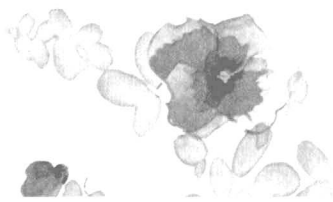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
对外翻译
出版

七
24

雁字回时

——中国现代才女浓情美文

石评梅 丁玲 冰心 苏雪林
萧红 庐隐◎著



I 266
214

中国出版集团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雁字回时：中国现代才女浓情美文 / 石评梅、丁玲等著 .

—北京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，2008. 7

ISBN 978-7-5001-1968-5

I. 雁... II. ①石...②丁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09894 号

出版发行 /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 /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(物华大厦六层)

电 话 / (010)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

邮 编 / 100044

传 真 / (010)68357870

电子邮箱 / book@ctpc.com.cn

网 址 / www.ctpc.com.cn

策 划 / 九龙飞扬文化

责任编辑 / 韩建荣

封面设计 / 胡椒设计

印 刷 / 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规 格 / 787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/ 13

字 数 / 150 千字

版 次 /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5001-1968-5 定价: 25.00 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

前言

伴随着婉约细腻的古才女的浅吟低唱，沉湎于书墨余香的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，想起几乎被我们淡忘的近代才女？

“母亲呵！你是荷叶，我是红莲，心中的雨点来了，除了你，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？”冰心这首小诗，像是一首难忘的歌，始终回荡着优美的旋律，甚至是带着淡淡的忧伤，就是那句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……”所表达出的情感也不过如此。亲情啊，就是一种倾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完成对下一代生命的守护的力量，这种护犊情深之举使一个普通生命焕发出夺目异彩。

这就是人类最伟大而永恒的亲情。不同时代的文人，用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叙述方式，写着同样令人感动的亲情。前朝文人墨客如是，近代才子佳人亦是。

说起近代才女，可能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张爱玲、三毛，读得多的也是这两个人的作品。但近代才女却不仅仅是这两个，还有才华横溢却年仅 31 岁便香消玉殒的萧红；“一身诗意千寻瀑，万古人间四月天”的林徽因；与才子徐志摩轰轰烈烈地相爱却惨淡收场、才貌双全的陆小曼；自比狡兔三窟的孟尝君、灵魂却无处安置的庐隐；善于发现，有“学术界福尔摩斯”之称的苏雪林；质本洁来还洁去，一抔净土掩风流的石评梅；与波澜壮阔的 20 世纪同行、满是爱心的冰心；红色政权里闪亮的一颗星辰丁玲……

她们兰心慧质、率真勇敢；她们细腻敏感、柔情似水。品读她们的文字，仿若穿越时空隧道，走进她们的世界，那里展现的是一幅与当今截然不同的画卷。

《雁字回时》一书是围绕着亲情和性情这两个主题，精心挑选的这些才女们的佳作合集而成。亲情是母亲灯前的白发，每一根都在对儿女的期待里被时光无情地染白。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”，在雁书归来的那一刻，月光如水，发白如霜。千年的惆怅与哀愁，千年之后的才女们情依旧，词不同。非性情中人，难以写文。“才女，一个悲凉而美丽的姿势！”从这个姿势，我们看到了她们遗世独立的个性，品评着她们正直率真的情感，欣赏着她们曼妙的美文。

历史的烟云，她们看过；艰辛的人生，她们走过；太多的悲欢离合，她们品味过。正是如此，她们的文字才能够将世事用奇异的色彩和悲切的哀婉叙述出来，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，让人们享受到这丰厚的精神盛宴。

茫茫天涯，总有一种力量和温暖在召唤，润物却无声！月满西楼，总有一种性情可以挥洒，不羁与洒脱。当亲情与性情成为一种追忆，一切都将变为永恒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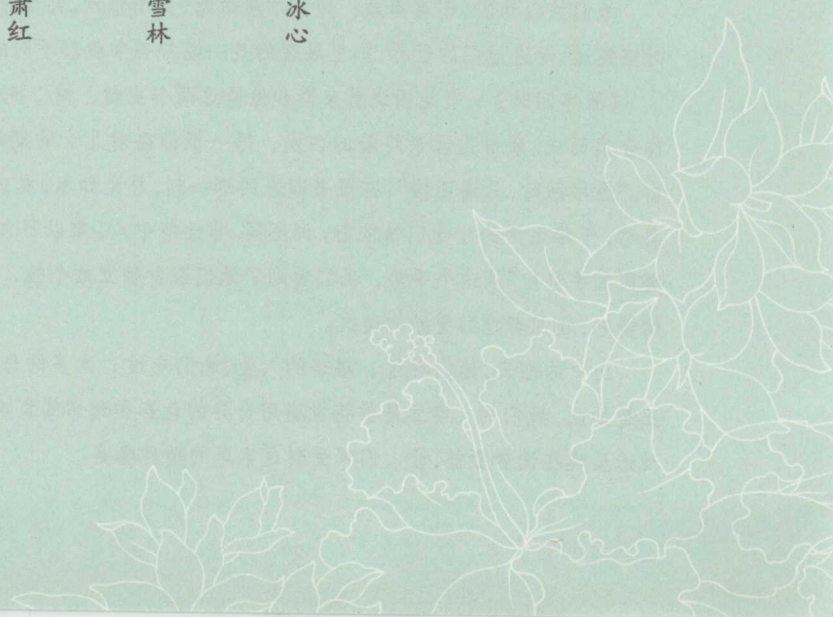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录

contents

001	……九一八致弟弟书	◎萧红
005	……别后	◎冰心
015	……父亲的绳衣	◎石评梅
017	……我的童年(节选)	◎冰心
028	……初冬	◎萧红
031	……怀念姊妹家庭	◎苏雪林
033	……海上	◎冰心
036	……祖父死了的时候	◎萧红
039	……我的父亲	◎苏雪林



目录

contents



043 离家的一年 ◎冰心

053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◎萧红

055 母亲 ◎苏雪林

058 母亲 ◎石评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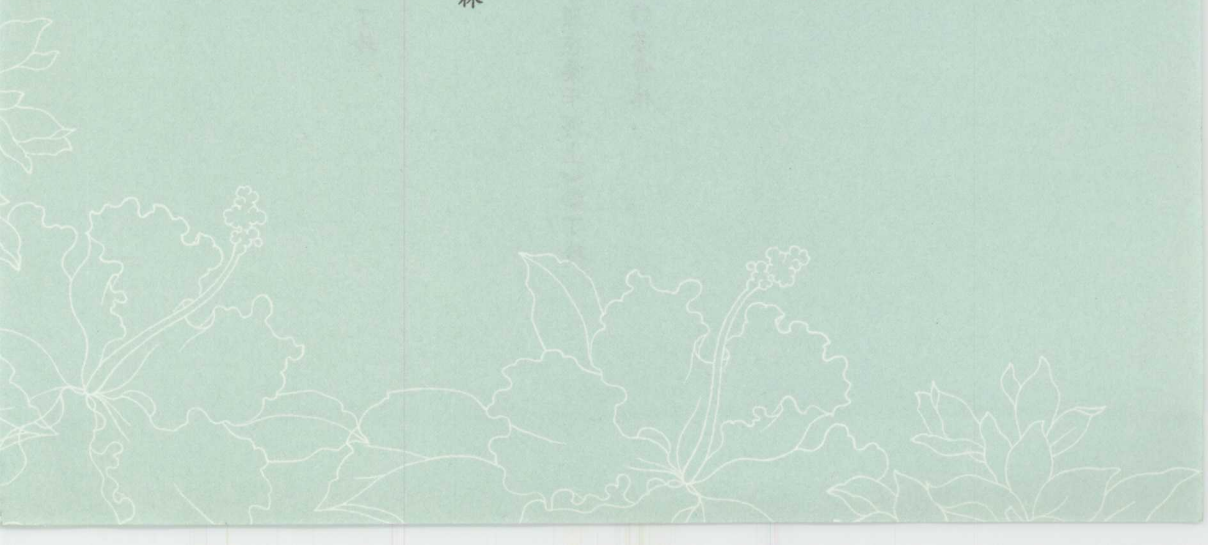
066 家族以外的人 ◎萧红

092 我的祖父 ◎冰心

094 最早的艺术冲动(节选) ◎苏雪林

097 饿 ◎萧红

101 梦呓 ◎石评梅





[目 录]

104 我入了贝满中斋◎冰心

110 莎菲女士的日记(节选)◎丁玲

112 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◎苏雪林

117 欧罗巴旅馆◎萧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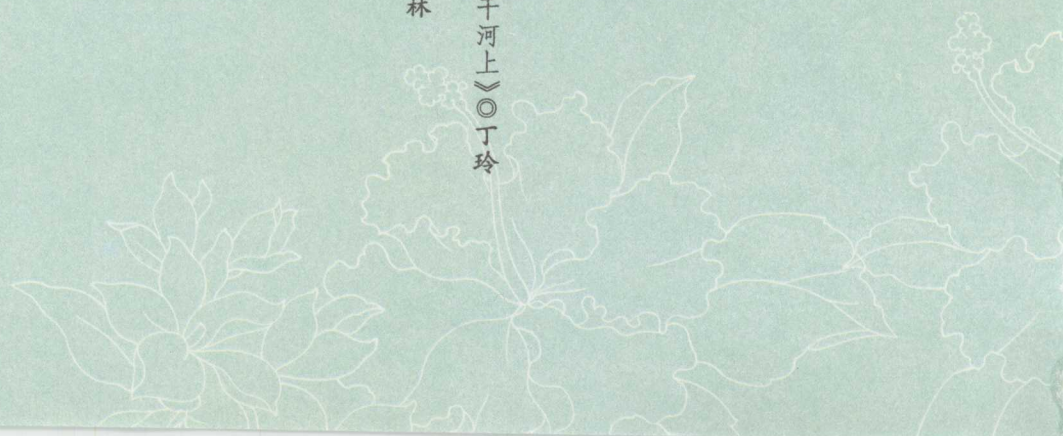
120 县宣传部长章品——节选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◎丁玲

124 李妈——节选《童年琐忆》◎苏雪林

126 父亲的「野」孩子◎冰心

128 曼丽◎庐隐

136 马伯乐(节选)◎萧红



目录

content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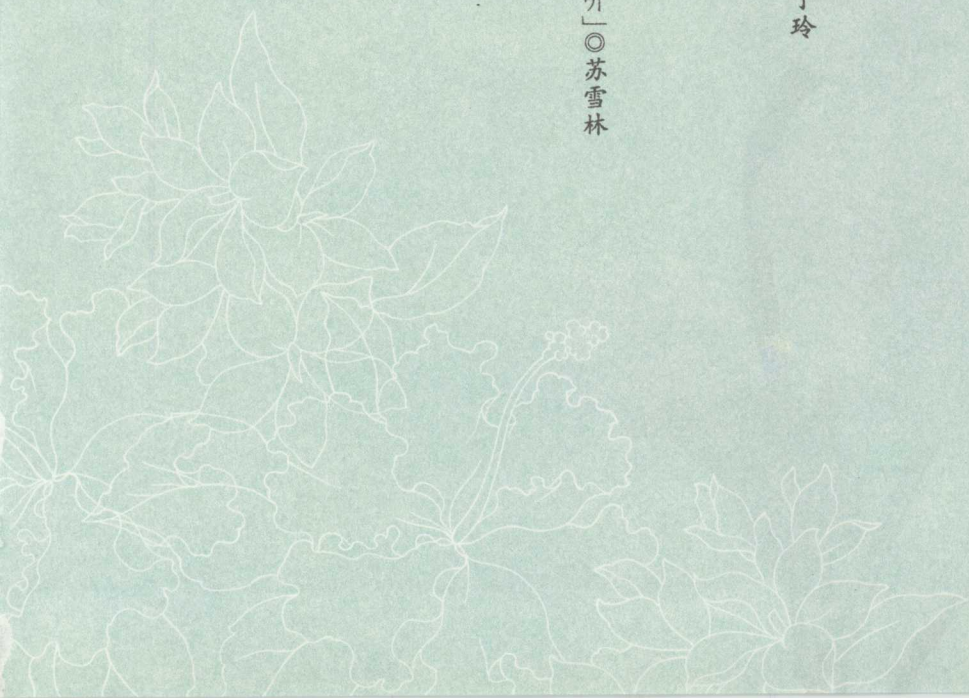
148 六一姊◎冰心

153 杜晚香◎丁玲

172 相片◎冰心

184 手◎萧红

196 哑子伯伯的「古听」◎苏雪林



萧红

九一八致弟弟书

萧红

可弟：

小战士，你也做了战士了，这是我想不到的。

世事恍恍惚惚的就过了；记得这十年中只有那么一个短促的时间是与你相处的，那时间短到如何程度，现在想起就像连你的面孔还没有来得及记住，而你就去了。

记得当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，当我离开家的时候，那一天的早晨你还在大门外和一群孩子们玩着，那时你才是十三四岁的孩子，你什么也不懂，你看着我离开家向南大道上奔去，向着那白银似的满铺着雪的无边的大地奔去。你连招呼都不招呼，你恋着玩，对于我的出走，你连看我也不看。

而事隔六七年，你也就长大了，有时写信给我，因为我的漂流不定，信有时收到，有时收不到。但在收到信中我读了之后，竟看不见你，不是因为那信不是你写的，而是在那信里边你所说的话，都不像是你说的。这个不怪你，都只怪我的记忆力顽强，我就总记着，那顽皮的孩子是你，会写了这样的信的，会说了这样的话的，哪能够是你。比方说——生活在这边，前途是没有希望，等等……

这是什么人给我的信，我看了非常的生疏，又非常的新鲜，但心里边都不表示什么同情，因为我总有一个印象，你晓得什么，你小孩子，所以我回你的信的时候，总是愿意说一些空话，问一问家里的樱桃树这几年结樱桃多少？红玫瑰依旧开花否？或者是看门的大白狗怎样了？关于你的回信，说祖父的坟头上长了一棵小树。在这样的话里，我才体味到这信是弟弟写给我的。



二十世纪中国才女浓情美文



但是没有读过你的几封这样的信，我又走了。越走越离得你远了，从前是离着你千百里远，那以后就是几千里了。

而后你追到我最先住的那地方，去找我，看门的人说，我已不在了。

而后婉转的你又来了信，说为着我在那地方，才转学也到那地方来念书。可是你扑空了。我已经从海上走了。

可弟，我们都是自幼没有见过海的孩子，可是要沿着海往南下去了，海是生疏的，我们怕，但是也就上了海船，飘飘荡荡的，前边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，也就往前走了。

那时到海上来的，还没有你们，而我是最初的。我想起来一个笑话，我们小的时候，祖父常讲给我们听，我们本是山东人，我们的曾祖，担着担子逃荒到关东的。而我们又将是那个未来的曾祖了，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在那里说着，从前他们也有一个曾祖，坐着渔船，逃荒到南方的。

我来到南方，你就不再有信来。一年多又不知道你那方面的情形了。

不知多久，忽然又有信来，是来自东京的，说你是在那边念书了。恰巧那年我也要到东京去看看。立刻我写了一封信给你，你说暑假要回家的，我写信问你，是不是想看看我，我大概七月下旬可到。

我想这一次可以看到你了。这是多么出奇的一个奇遇。因为想也想不到，会在这样一个地方相遇的。

我一到东京就写信给你，你住的是神田町，多少多少番。本来你那地方是很近的，我可以请朋友带了我去找你。但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国度的人了，姐姐是另一国的人，弟弟又是另一国的人。直接的找你，怕与你有什么不便。信写去了，约的是第三天的下午六点在某某饭馆等我。

那天，我特别穿了一件红衣裳，使你很容易的可以看见我。我五点钟就等在那里，因为我在猜想，你如果来，你一定要早来的。我想你看到了我，你多少喜欢。而我也想到了，假如到了六点钟不来，那大概就是已经不在了。

一直到了六点钟，没有人来，我又多等了一刻钟，我又多等了半点钟，我想或者你有事情会来晚了的。到最后的几分钟，竟想到，大概你



来过了，或者已经不认识我，因为始终看不见你，第二天，我想还是到你住的地方看一看，你那小房是很小的。有一个老婆婆，穿着灰色大袖子衣裳，她说你已经在月初走了，离开了东京了，但你那房子里还下着竹帘子呢。帘子里头静悄悄的，好像你在里边睡午觉的。

半年之后，我还没有回上海，不知怎么的，你又来了信，这信是来自上海的，说你已经到了上海，是到上海找我的。

我想这可糟了，又来了一个小吉卜西。

这流浪的生活，怕你过不惯，也怕你受不住。

但你说：“你可以过得惯，为什么我过不惯。”

于是你就在上海住下了。

等我一回到上海，你每天到我的住处来，有时我不在家，你就在楼廊等着，你就睡在楼廊的椅子上，我看见了你的黑黑的人影，我的心里充满了慌乱。我想这些流浪的年轻人，都将流浪到哪里去，常常在街上碰到你们的一伙，你们都是年轻的，都是北方的粗直的青年。内心充满了力量，你们是被逼着来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你们都怀着万分的勇敢，只有向前，没有回头。但是你们都充满了饥饿，所以每天到处找工作。你们是可怕的一群，在街上落叶似的被秋风卷着，寒冷来的时候，只有弯着腰，抱着膀，打着寒颤。肚里饿着的时候，我猜得到，你们彼此的乱跑，到处看看，谁有可吃的东西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从家跑来的人，还是一天一天的增加，这自然都说是以往，而并非是现在。现在我们已经抗战四年了。在世界上还有谁不知我们中国的英勇，自然而令你们都是战士了。

不过在那时候，因此我就有许多不安。我想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，并且做什么？

那时你不知我心里的忧郁，你总是早上来笑着，晚上来笑着。似乎不知道为什么你已经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了。似乎是你所存在的地方，已经绝对的安然了，进到我屋子来，看到可吃的就吃，看到书就翻，累了，躺在床上就休息。

你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，我看了，有的时候，觉得讨厌，有的时候也觉得喜欢，虽是欢喜了，但还是心口不一地说：“快起来吧，看这么懒。”

不多时就七七事变，很快你就决定了，到西北去，做抗日军去。



你走的那天晚上，满天都是星，就像幼年我们在黄瓜架下捉着虫子的那样的夜，那样黑黑的夜，那样飞着萤虫的夜。

你走了，你的眼睛不大看我，我也没有同你讲什么话。我送你到了台阶上，到了院里，你就走了。那时我心里不知道想什么，不知道愿意让你走，还是不愿意。只觉得恍恍惚惚的，把过去的许多年的生活都翻了一个新，事事都显得特别真切，又都显得特别的模糊，真所谓有如梦寐了。

可弟，你从小就苍白，不健康，而今虽然长得很高了，仍旧是苍白不健康，看你的读书，行路，一切都是勉强支持。精神是好的，体力是坏的，我很怕你走到别的地方去，支持不住，可是我又不能劝你回家，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诱惑，你的眼里充满了禁果。

恰巧在抗战不久，我也到山西去，有人告诉我你在洪洞的前线，离着我很近，我转给你一封信，我想没有两天就可看到你了。那时我心里可开心极了，因为我看到不少和你那样年轻的孩子们，他们快乐而活泼，他们跑着跑着，当工作的时候嘴里唱着歌。这一群快乐的小战士，胜利一定属于你们的，你们也拿枪，你们也担水，中国有你们，中国是不会亡的。因为我的心里充满了微笑。虽然我给你的信，你没有收到，我也没能看见你，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很放心，就像见到了你的一样。因为你也是他们之中的一个，于是我就把你忘了。

但是从那以后，你的音信一点也没有的。而至今已经四年了，你到底没有信来。

我本来不常想你，不过现在想起你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来信。

于是我想，这都是我的不好，我在前边引诱了你。

今天又快到九一八了，写了以上这些，以遣胸中的忧闷。

愿你在远方快乐和健康。

冰心

别后

冰心

舅母和他送他的姊姊到车站去。他心中常常摹拟着的离别，今天已临到了。然而舅舅和姊姊上车之后，他和姊姊隔着车窗，只流下几点泛泛的眼泪。

回去的车上，他已经很坦然的了，又像完了一件事似的。

到门走入东屋，本是他和姊姊两个人同住的小屋子。姊姊一走，她的东西都带了去，显得宽绰多了。他四下里一看，便上前把糊在玻璃上，代替窗帘的，被炉烟熏得焦黄的纸撕了去，窗外便射进阳光来。平日放在窗前的几个用蓝布蒙着的箱子，已不在了，正好放一张书桌。他一面想着，一面把窗台上许多的空瓶子都捡了出去——这原是他姊姊当初盛生发油雪花膏之类的——自己扫了地，端进一盆水来，挽起袖子，正要抹桌子。王妈进来说：“大少爷，外边有电话找你呢。”他便放下抹布，跑到客室里去。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是永明，你姊姊走了么？”

“走了，今天早车走的。”

“我想请你今天下午来玩玩。你姊姊走了，你必是很闷的，我们这里很热闹……”

他想了一会子。

“怎么样？你怎么不言语？”

“好罢，我吃完饭就去。”

“别忘了，就是这样，再见。”

他挂上耳机，走入上房，饭已摆好了。舅母和两个表弟都已坐下。



二十世纪中国才女浓情美文



他和舅母说下午要到永明家里去，舅母只说：“早些回来。”此外，饭桌上就没有声响。

饭后待了一会子，搭讪着向舅母要了车钱，便回到自己屋里来。想换一件干净的长衫，开了柜子，却找不着；只得套上一件袖子很瘦很长的马褂，戴上帽子，匆匆的走出去。

他每天上学，是要从永明门口走过的，红漆的大门，墙上露出灰色石片的楼瓦，但他从来没有进去过。

到了门口，因为他太矮，按不着门铃，只得用手拍了几下，半天没有声息。他又拍了几下，便听得汪汪的小狗的吠声，接着就是永明的笑声，和急促的皮鞋声到了门前了。

开了门，仆人倒站在后面，永明穿着一套棕色绒绳的短衣服，抱着一只花白的小哈巴狗。看见他就笑说：“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半天！”他说：“哪有半天？我吃过饭就来的。”一面说，两人拉着便进去。

院子里砌着几个花台，上面都覆着茅草。墙根一行的树，只因冬天叶子都落了，看不出是什么树来。楼前的葡萄架也空了。到了架下，走上台阶，先进到长廊式的甬道里。墙上嵌着一面大镜子，旁边放着几个衣架。永明站住了，替他脱下帽子，挂在钩上，便和他进到屋里去。

这一间似乎是客室，壁炉里生着很旺的火。炉台上放着一对大磁花瓶，插满了梅花，靠墙一行紫檀木的椅桌。回过头来，那边窗下一个女子，十七八岁光景，穿着浅灰色的布衫，青色裙儿，正低头画那钢琴上摆着的一盆水仙。旁边一个带着轮子的摇篮正背着她。永明带他上前去，说：“这是我的三姊澜姑。”他欠了欠身。澜姑看着他，略一点头，仍去画她的画。永明笑道，“你等一等，我去知会我们那位了事的小姐去！”说着便开了左方的门，向后走了。

他只站着，看着壁上的字画，又看澜姑。侧面看去。觉得她很美，椭圆的面，秋水似的眼睛。作画的姿势，极其闲散，左手放在膝上，一笔一笔慢慢的描，神情萧然。

他看着忽然觉得奇怪，她画的那盆水仙，却是已经枯残了的，他不觉注意起来——澜姑如同不知道屋里有人似的，仍旧萧然的画她的画。

后面听见笑声，永明端着一碗浆糊，先走进来。后面跟着一个女子，穿着青莲紫的绸子长袍，襟前系着一条雪白的围裙，手里握着一大卷的五色纸。永明放下碗，便道：“这是我的二姊宜姑。”他忙鞠躬。宜

姑笑着让他坐下，一面挽起袍袖，走到窗前，取了一把裁纸刀；一面笑道：“我们要预备些新年的点缀品，你也来帮我们的忙罢。”她自己便拉过一张椅子来，坐在中间长圆桌的旁边。

他忸怩的走过去，站在桌前。永明便将宜姑裁好了的纸条儿，红绿相间的粘成一条很长的练子。他也便照样的做着。

宜姑闲闲的和他谈话。他觉得她那紫衣，正衬她嫩白的脸。颊上很深的两个笑涡儿。浓黑的头发，很随便的挽一个家常髻。她和澜姑相似处，就是那双大而深的眼睛，此外竟全然是两样的——他觉得从来不曾见过像宜姑这样美丽温柔的姊姊。

永明唤道：“澜小姐不要尽着画了，也来帮我们！”澜姑只管低着头，说：“你粘你的罢，我没有工夫。”宜姑看着永明道：“你让她画罢，我们三个人做，就够了。”回头便问他：“听说你姊姊走了，谁送她去的？”他连忙答应说：“是我舅舅送她去，等她结婚以后，舅舅就回来的。”永明笑问：“早晨你哭了么？”他红了脸只笑着。宜姑看了永明一眼，微微的一笑，笑里含着禁止的意思。

他不觉感激起来。但永明这一句话，在他并没有什么大刺激，他便依旧粘着纸练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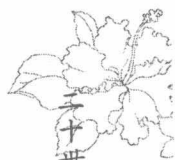
摇篮里的婴儿，忽然哭了，宜姑连忙去挪了过来，放在自己座旁。他看见里面卧着的孩子，用水红色的小被裹着，头上戴一顶白绒带缨的小帽，露出了很白的小脸。永明笑说：“这是娃娃，你看她胖不胖？”他笑着点一点头——宜姑口里轻轻的唱着，手里只管裁纸花，足却踏着摇篮，使它微微动摇。

他忽然想起，便低低的问道：“你的大姊呢？”永明道：“我没有大姊。”他看了宜姑又看澜姑，正要说话，永明会意，便说：“我们弟兄姊妹在一块儿排的，所以我有大哥，二姊，三姊，我是四弟——娃娃是哥哥的女儿。”

娃娃的头转侧了几下，便又睡着了。他注目看着，觉得那小样儿非常的可爱，便伸手去摩她嫩红的面颊。娃娃的眼皮微微的一动，他连忙缩回手去，宜姑看着他温柔的一笑。

一个仆妇从外面进来，说，“二小姐，老太太那边来了电话了。”宜姑便站起。走了出去。

永明笑道：“我们这位二小姐，就是一位宰相。上上下下的事，都





是她一手经理。母亲又宠她……”澜姑正洗着笔，听见便说：“别怪母亲宠她，她做事又周全又痛快，除了她，别人是办不来的！”永明笑道：“你又向着她了！我不信我就不会接电话，更不信我们一家子捧凤凰似的，只捧着她一个！”澜姑抬头看着永明说：“别说昧心话了，难道你就不捧她？去年她病在医院里，是谁哭的一夜没有睡觉来着？——”永明笑道：“我不知道——不要提那个了，我看除了她之外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得你的心悦诚服……”

宜姑进来了，笑向澜姑说：“外婆来了电话，说要接母亲和我们两个今晚去吃饭。我说嫂嫂不在家，娃娃没人照应，母亲说叫你跟着去呢。”澜姑皱眉道：“我不喜欢去！外婆倒罢了，那些小姐派的表姊妹们，我实在跟她们说不到一块儿！”宜姑笑道：“左右是应个景儿，谁请你去演说？一会儿琴姊和翠姊要亲自来接的。”永明忙问：“请我了没有？”宜姑道：“没有。”永明笑道：“我一定问问外婆去，一到了请吃饭，就忘了我；到了我们学校里开游艺会，运动会，怎么不忘了问我要入场券？……”澜姑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去罢。”永明道：“人家没有请我，怎好意思的！就是请我，我也不去，今晚我自己还请人吃饭呢！”说着便看他一笑。

宜姑又问：“妹妹，你到底去不去？”澜姑放下笔，伸一伸懒腰，抱膝微笑道：“忙什么的，她们还没来呢。”宜姑道：“等到她们来，岂不晚了，母亲又要着急的。”澜姑慢慢的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？”宜姑坐下，仍旧剪着纸，一面说：“我何曾不想去？娃娃的奶妈子又是新来的，交给她不放心。而且这两天往往有送年礼的，哪一家的该收下，哪一家的该璧回，你自己想如能了这些事，我就乐得去，你就留在家里，享你的清福。”澜姑想了一想，道：“这样还是我去罢。”宜姑笑道：“是不是！你原是名士小姐的角色，还是穿上衣服，在母亲身旁一坐，比甚么都舒服……”

娃娃又哭了，这回眼睛张得很大，哭得也很急促。宜姑看一看手表，俯下去亲一亲她，说，“真的，忘了叫娃娃吃奶了，别哭，抱你找奶妈去。”一面轻轻的将娃娃连被抱起，这时奶妈子已经进来，宜姑将娃娃递给她，替她开了门，说：“到娃娃屋里去罢，别让她多吃了。”奶妈子连声答应着，就带上门出去。

话说未了，外面人来报道：“老太太那边两位小姐来了。”宜姑连忙